

POR-  
TRAITS  
OF  
CHI-  
NESE  
WOM-  
EN

中国革命中的妇女

IN  
REVO-  
LU-  
TION



解放军出版社

# 中国革命中的妇女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著

万高潮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50300



解放军出版社

1050300

Agnes Smedley  
PORTRAITS OF CHINESE WOMEN  
IN REVOLUTION  
The Feminist Press  
New York 1976

根据纽约女权主义者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译出

## 中国革命中的妇女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著

万高潮 译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5.25印张·113,000字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85·68 定价: 1.00元



本书作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 出版说明

为满足党史、军史研究以及广大史学、文学爱好者的需要，我们计划出版《中国革命纪实译丛》。这套丛书收集的都是国外一些有名的政治家、作家、记者从不同侧面反映中国革命不同历史阶段斗争情况的著作，既有史料价值，又有一定的文学可读性。但由于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场、思想认识和对中国情况了解不甚全面等原因，一些书籍中所反映的内容难免有误或带有片面性，有些观点可能与我们有着较大的差距。为了保持原书的面貌，我们基本按原文照印，请读者注意鉴别。

编 者

## 内 容 简 介

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本书中，以主要篇幅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伟大历史功勋，同时对中国妇女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对中国妇女中的败类为虎作伥的丑行也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该书是作者“献给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一份厚礼。

# 目 录

## 上篇：献身之路

一、妇救会长.....	( 3 )
二、青年委员和妇女委员.....	( 10 )
三、女织工.....	( 13 )
四、女雇农.....	( 21 )
五、共产党人珊瑚.....	( 26 )
六、矿工之家.....	( 33 )
七、姐弟俩.....	( 36 )
八、蒋介石夫人与萧红.....	( 45 )
九、我的中国儿子.....	( 48 )
十、贵清、梁香和木子小姐的故事.....	( 62 )
十一、献身之路.....	( 76 )

## 中篇：苦难的歌

十二、苦难的歌.....	( 99 )
十三、难民.....	( 102 )
十四、五个沈阳女性.....	( 108 )
十五、徐美林.....	( 115 )

## 下篇：死的生活

十六、死的生活.....	( 123 )
十七、烈士的遗孀.....	( 136 )
十八、中国的显贵文人.....	( 153 )

上 篇

献 身 之 路



## 一 妇救会长<sup>①</sup>

当我首次见到蔡老妈妈的时候，她已经作为一位妇女领袖在这条河谷崭露头角了。作为长江流域以南的女性，她的身材比一般人要高。她的皮肤是褐色的。她那已经衰老的双手上，静脉管就象山梁一样鲜明地突起。她瘦削而结实。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的声音坚定而高昂。她那已经出现了根根银丝的头发，从高高的前额朝后梳着，在脖子后面卷成了一个发鬏。作为一个农家妇女和许多孩子的母亲，她的一生经受了许许多多的痛苦和磨难，但她从不讲这些。她的白布上衣的扣子全都整整齐齐地扣着，连风纪扣也如此。她的黑布长裤永远象刚刚洗过一样。她们这些人没有谁熨过自己的衣服，可蔡老妈妈总是用重物将自己的衣服压得平平整整。她就是尊严与坚强的化身。

很难相信她已经六十八岁了，因为她显得那么年轻。她告诉我，她是有四个孩子的寡妇。她有三个儿子，两个大儿子参加了新四军；小儿子十五岁，在家里帮助她和媳妇干农活。

乡村的生活是乏味而单调的。但是一年以前，新四军开进了这条河谷，从此以后，整个世界似乎都随着新四军前进了。许多年轻的女学生参加了新四军，在政工部门工作。这些姑娘敲开了乡村妇女的家门。于是，旧世界土崩瓦

---

① 原名《The Women Take a Hand》。——译者

解了。但上层社会的夫人们拒不接受她们的宣传，反而指使自己家的男人在外面散布谣言，说新四军的这些姑娘是卖淫的妓女。后来，这些姑娘来敲蔡妈妈的门了。蔡妈妈直视姑娘们的眼睛，她知道了——她们都是好姑娘！她请她们进屋，在她们面前摆上一碗碗清茶，还把自己的儿媳和邻家的妇女都叫过来和这些姑娘坐在一起。用这样的方法，妇女救国会<sup>①</sup>在这条河谷诞生了。它日益发展，今天已经有了一百多个会员。

在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的小道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蔡妈妈那干练的高高的身影。她动员妇女参加识字班、讨论会，认识战争的形势及妇女应该怎样支援战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人们看到妇女们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做针线活。我问她们忙什么，她们回答说：“为新四军做军鞋！”

越来越多的妇女接过了以前由男人干的农活，因为年轻力壮的男人都参加了新四军。老头和小孩或者在地里帮忙，或者往前方运军需品，或者往后方送伤员。每逢节假日，妇女救国会的会员总要去医院慰劳伤病员——给战士们送食物，为他们唱歌，和他们交谈，等等。蔡妈妈常常在病房发表演说。她对伤病员说，他们都是她的孩子，都是妇女救国会的孩子。她还向伤病员宣传妇女的权利，要他们动员自己家里的女人参加妇女救国会。有些男人还是第一次听这样的演讲，他们充满了对蔡妈妈的敬意。看来，在这些事情上，比起西洋男人，中国的男子似乎更有修养、更加宽宏大量。在他们之中，反对“新运动”的人微乎其微。

---

① 即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群众组织。——译者

新四军女战士开班授课以后，妇女们变得特别自信。女战士在讲授对付日本间谍及其在战区的破坏活动的方法时，鼓励妇女们成为“新四军的眼睛和耳朵”，鼓励她们与失败主义作斗争，鼓励她们随时随地监视奸细和叛徒，鼓励她们抵制日货。女战士用一句口号概括了所有这些活动的内容：保卫我军后方。从此以后，妇女们不再象以前那样规规矩矩地坐着听男人们卖弄小聪明了，她们参与各种谈话，传播外界新闻，出席群众集会，检查从河谷经过的每一个陌生人。

有时，有那么个把男子跳出来反对新女性。例如，有一个姓张的商人宣称，每当妇女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她们总弄得男人们精疲力竭，连牛马也累得够呛。他说，蔡妈妈是这些女人中最可恶的一个。这个张姓商人对蔡妈妈恨之入骨，因为她揭露了他的丑行。这个人四下收买蜡树籽。平时，老百姓都从这种树籽里榨油制蜡烛。张姓商人囤积这种树籽，把它们运到芜湖市出售，而芜湖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妇女们急于了解他从事这种交易的原因。她们问：张姓商人从日本人的战线通过，这个月进，那个月出，竟然毫无困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条河谷的蜡树籽为什么突然找到了这么大的销售市场？也许，是日本人需要蜡籽油！没有人看得起张姓商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河谷新开了一家鸦片烟馆。村里的地痞、流氓甚至某些农家男子，都在那里大肆赌博，挥霍钱财。

一天，蔡妈妈径直走进张的店铺，质问他。张姓商人故意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反问蔡妈妈是否想买他的树籽。这是一种侮辱，更是对这位老年妇女及河谷每户贫困的农家的嘲弄。很快，这位商人就知道蔑视人民的愿望

意味着什么了。再没有任何人到他的店铺来做买卖了。每当他从街道上经过时，人们总是侧目而视。小孩子跟在他身后，边扔石头边喊叫：“卖国贼！卖国贼！”一天，他从一家农舍经过时，清清楚楚地听见一条恶狗跟在他的身后叫。

于是，张姓商人怒气冲冲地找到当地政府的一位干部。这位干部请蔡妈妈来作一次友好的交谈。老妈妈来了，但她不是一个人来的，妇女救国会的全体会员护卫着她来到了这位干部的家门口。她的儿子、儿媳和几个亲戚陪伴着她走进了这位干部的家门。其他村民也陆续赶来了。这位干部本人并不是坏人。事实上，他是爱国的，思想也很开明。而且，当他看到拥挤的人群以后，他变得更开明了。他请蔡妈妈解释她和张姓商人的矛盾。蔡妈妈说，这个商人与日本人占领的芜湖市做交易，还开了鸦片烟馆、赌馆。她还说，鸦片烟来自驻扎在本省的某些贪污腐化的国军军官，以前这条河谷从来没有鸦片烟馆。妇女救国会坚决要求关闭这个烟馆。

这位干部承认，吸鸦片和赌博都是一种恶习，有关禁烟的新法律不久就会颁布，可现在还没有禁烟、禁赌的法律。他鼓励妇女就“她们心中的爱”和男人展开讨论。蔡老妈妈回答说：“我们妇女已经讨论过‘我们心中的爱’了，可男人们不和我们讨论。他们叫我们回厨房去，不要干涉男人的事情。”

最后，蔡妈妈向这位干部宣告：“我们妇女已经站起来了，我们不允许有钱人蔑视人民的愿望！”

这位干部拿张姓商人也毫无办法，因为他并没有掌握该商人与日本人进行交易的证据。这位干部说，的确有人在芜湖市看见过张姓商人，可是他也许是象其他人一样偷

越日本人防线的，而法律并不禁止这种行为。

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全中国都要为之庆祝。这条河谷人声鼎沸，准备在一座旧祠堂的大院里召开群众大会。虽然邀请了男性领导人致开幕词，然而这个日子却是妇女的节日，祠堂院子前面的全部座位都是为妇女保留的，男人们都被请到后排就座。画有世界各国的女科学家、女作家和女革命领导人的宣传画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她们正号召妇女“发扬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精神”<sup>①</sup>。

这天上午，蔡妈妈领着妇女救国会的全体会员去军医院慰问伤病员。去病房之前，她们送给我十个鸡蛋、一只小鸡作为礼物。蔡妈妈坐在我对面，请我告诉西方妇女，中国妇女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战斗。她说：“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吃苦，表现了女性高尚的心灵。”我被她的话深深地感动了。

我和妇女们一起去了医院病房。我看到，她们提着的大竹篮里，装满了鸡蛋、饼子，还有半扇猪肉。她们的丈夫自豪地将礼物拎到过道上给伤病员看，并高声说着什么。献上礼物之后，所有的妇女集合起来，唱起了《慰劳伤病员》。她们称战士们为“光荣的人”，说他们是为保卫几百万妇女和儿童在战争中受伤的。

这是一个十分精彩、动人的场面。慰问演唱结束后，我和蔡妈妈及其部下交谈起来。她们希望自己还能为伤病员做些什么。我提议她们做一些枕头，并在每一只枕套上绣上“民族英雄”、“迎接最后的胜利”等字样。她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于是，我发动了一场捐款买布料

---

①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英国女护士，她开创了欧美近代护理科学和护士教育事业。所谓“南丁格尔精神”，是指她的救死扶伤精神，特别是她在战争中的救死扶伤精神。——译者

和丝线的运动，并要求她们不要为此感谢我。我说，就象她们在战斗一样，这只不过说明我也在战斗。

三月八日下午的群众大会开得非常成功。蔡妈妈开始有点儿怯场，但很快就镇静下来了。她就妇女的权利及其在战争中的作用做了演说。她表示，她领导的妇女救国会将根除这条河谷的一切丑恶现象，包括赌博、吸鸦片和懒惰等等。在即将结束演说的时候，她说，她刚刚得到消息——她的一个儿子在前方受伤了，这对于她是一种光荣，同时也要求她负起更大的责任。

她正准备离开讲台，却又停住了脚步，因为会场上所有的军人都站起来了。他们将步枪高举在空中，高声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在歌声中，蔡老妈妈缓步走下了讲台。

几天之后，一位军医将我叫到医院的候诊室。我大吃一惊：蔡老妈妈竟然躺在担架上，身负重伤！她用微弱的声音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她说，事情与吸鸦片和赌博有关。妇女救国会已经和男人们就关闭烟馆和赌馆的问题进行了辩论，可男人们拒绝接受她们的意见。于是，她和其他妇女闯进那里，强迫男人们回家。地痞、流氓冲着她们高声叫骂。后来，蔡妈妈举起一根粗棍朝桌上砸去，钱和麻将牌散遍全屋。其她妇女亦如此行动。男人们和她们打起来了，发生了一场大乱。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受了伤，蔡妈妈伤得最厉害。

几天来，这条河谷一直群情激愤。父亲们、丈夫们、儿子们、士兵们和指挥员们四处奔走，怒火中烧。蔡妈妈床前围满了妇女。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带了伤，可她们却高兴地叽叽喳喳讲个不停，因为鸦片烟馆已经被关闭了，张姓商人及其他殴打妇女的男人已经被送进了监狱。

“伟大的胜利！伟大的胜利！”妇女们不停地嚷嚷。

蔡老妈妈恳切地对我说：

“美国同志，你给美国妇女救国会写封信吧。把我们的事情告诉她们。你对她们说，我们胜利了。告诉她们，我们决不会因为这一胜利而满足。”

当我告诉她我会这样做时，我的声音微微颤抖了。我想起了我们美国的妇女——她们穿得漂漂亮亮，被人照料得十分周到，看了成百上千部电影之后便相信“爱”可以解除一切烦恼。我怀疑，她们之中的许多人是否能够理解这里艰苦的生活条件，而中国妇女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生活着、战斗着。

几个星期之后，蔡妈妈回到了战场。那天，我正在写东西，一抬头，突然发现她站在我的房门口，一小群妇女跟在她身后，她们都在开怀大笑。我和她们一起走出房门，发现许多手捧枕头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站在外面。每只枕套上都绣着花鸟和“民族英雄”等口号。妇女们从一个病床到另一个病床，将枕头一只一只地送给伤病员。伤病员们报之以极大的惊奇和喜悦。

然而还缺几只枕头，因为刚刚进来了几个新伤员，其中包括两个日本战俘。在蔡妈妈的动员下，两个中国士兵将自己的枕头让给了日本战俘。拿着这一礼物，蔡妈妈讲了一番关于妇女权利的道理。日本战俘注视着蔡妈妈，脸上露出了惊诧而尴尬的微笑。

“这些日本战俘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却在聆听老太太关于男女平等的讲话。”我高声冲着一个医生说道，“伟大，真伟大！这位老太太竟然注意到了受伤的日本战俘。这对他们是一剂良药。”

## 二 青年委员和妇女委员<sup>①</sup>

一天，在妇女会议室里，青年委员和妇女委员召集来自全省各地的代表们开了一个会。我是主要发言人。因为我是外国人，人们希望我就国际妇女运动做一个全面的报告。然而我知道，这是我所发表过的最为困难的一次演讲。虽然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仅仅报告了一些零零散散的片断。我相信，我对中国妇女的了解，比她们对外国妇女的了解要多。会议室里挤满了妇女，包括许多即将生孩子的孕妇。她们中的大多数受过教育，但也有一些工人和农民。她们将会议室装饰一新——到处挂着标语，标语上写着诸如“全中国反法西斯力量和全世界妇女团结起来”之类的口号。有一张标语甚至将我称为“中国伤兵的母亲”。

一群穿着小军服的战争孤儿，把从山上采来的野花作为礼物献给我。他们还以伶俐的口齿向美国儿童发出了一个小小的信息：中国儿童决心战斗下去，直到中国赢得自己的解放。在纺织厂工作的女工送给我两双白色的棉袜子。青年委员会中的妇女委员们写了一首欢迎诗。她们在诗中宣称，几千年来她们一直被人践踏，现在她们看到了前面的新曙光。

从这些妇女口中，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妇女的悲惨境

---

① 原文如此。史沫特莱在此可能是指青年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的委员。——译者